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

广播说唱选

第六本

上海文化出版社



廣 播 說 唱 選

第 六 本

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有七篇作为电台节目的說唱材料。“王固爱虎口救小孩”寫一个女青年团员英勇地从老虎口中把一个小女孩救出来。“普通話与方言”是吸收了一些滑稽傳統節目的片断，再經整理的，可作为宣傳推广普通話的材料。“离婚”寫一个升任科長的干部，忘記了原有的患难夫妻，另搞对象。相声批判了这种不正确的思想。“不撞南牆不回头”寫一个老工人不接受先進經驗，自搞一套，碰了釘子。“小广播”批判丧失警惕性的自由主义作风。“一貼豹”通过一个恋爱故事，表现了青年的新的道德品質。“綠化祖國綠化家鄉”宣傳植樹造林的好处。

广 播 說 唱 选

〔第六本〕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3/18 字数：54,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书号：T10077·400

定价(5) 0.19 元

目 次

王圓愛虎口救小孩(滬劇對唱)·····	恽興邦	1
普通話与方言(滑稽)·····	楊華生盛錫	4
離婚(相聲)·····	王命夫 馮不異	19
不撞南牆不回頭(單鼓)·····	張喜林 高劍平	29
小廣播(相聲)·····	彬 如	32
一帖葯(醉彈)·····	徐德強	35
綠化祖國綠化家鄉(越劇唱詞)···	袁飛原詞 金旂孜編作曲	57

王圓爱虎口救小孩

(溫鄉对唱)

宓 兴 邦

- 乙：(中板)古时候，武松打虎美名揚，
今朝我來唱一位，虎口救人的小姑娘，小姑娘。
- 甲：(干板)浙江江山淤头鄉，有位勇敢的小学生，
名字就叫王圓爱，玲瓏活潑有胆量，
十七歲，已經参加了青年团，使她的性格更坚强。
平日在家爱劳动，相帮料理蛮像样。
学堂里，每样功课是五分，老师同学都誇獎，
扫盲工作热心搞，
(流水)人人說：王圓爱是优秀生，优秀生。(配)
- 乙：(大陸板)四月天气暖洋洋，滿山茶叶陣陣香，
人人采茶忙非凡，家家丰收乐無疆。(配)
(快板慢唱)家長为了勤生產，兒童場上來白相，
唱歌跳舞蛮高兴，突然降臨禍一場。(三角板甩腔)
- 甲：(散板)竄來一只大老虎，吓得小囡嚇主張，

魂不附体都逃散，一片哭声叫爹娘。

有个小囡叫王崇项，未能逃出遭灾殃，

大老虎，将他摆腰一口咬，就此奔往“山浪向”^①。（三角板甩）

乙：（散板）王圆爱，正在灶房把茶叶做，忽听得，传来哭声刺胸膛，

她急忙从房里冲出来，蹑起脚跟看四方，

只见那，猛虎啣着一个小小囡，再等片刻就要性命丧，

想到自家既然是因兵，见死不救勿应当，

顾不得，赤手空拳难抵擋，

（三角板）追赶猛虎上山崗。

（快板慢唱）紧紧追赶不宽放，一心要救出王崇项，

眼見小囡落在虎口里，点点鲜血往下淌，

顾不得，山路崎岖难行走，恨不得，抓住猛虎回村庄，

追到将近六丈路，老虎它，丢下小囡看女郎，

张牙舞爪怒不休，狂吼一声震山崗，

王圆爱，奋不顾身向前撲，要想抢救王崇项。

甲：（三角板）老虎看见有人来抢夺，蹑起小囡奔山崗。

乙：（三角板）王圆爱，眼見老虎奔得快，她绕过小路把老虎擋，

拾起两块大石头，想搭老虎拚一場。（甩）

甲：那老虎，咆哮一声来示威，又把小囡咬在嘴巴上，

① 山浪向，上海话即山上。

只因王圓愛高聲叫，老虎心里有点慌，
逼得老虎無路走，跳到山腰石头上，
看見王圓愛追下去，老虎心里吓得更加慌，
丟下小囡拼命逃，回過頭來再觀望，
想到嘴邊的“吃食”撥她奪了去，那肯甘心離山崗。
等待動靜看機會，还想拿小囡拖到深山上。

乙：(千板)王圓愛滾到石崖后，看見小囡在身旁，
忘記身上痛，忘記身上傷，
急忙搶過王崇項，緊緊抱住不肯放。
雖然她，精疲力盡難支撐，可是她，双目炯炯放光芒。(甩)

甲：(中板)老虎當然不肯走，對着姑娘怒目望，
正在萬分緊張時，村里群眾上山崗。
孩子的媽媽着了慌，大聲叫喊王崇項。(三角板甩)

乙：(流水)老虎一見人頭多，
它只得，夾緊尾巴，垂頭喪氣無法想，上山崗。(甩)
(中板甩腔)小囡救回到村莊，已經是，奄奄一息受重傷。(甩)

甲：(流水板)醫生進行急救后，說道性命還無妨，
要是嚥沒王圓愛，小囡怎能回村莊？
要是嚥沒王圓愛，小囡性命早喪亡，早喪亡。

合唱：(過關調)捨身救人好精神，人人聽到都贊揚，(配)
大家感謝王圓愛，智勇雙全的好姑娘。

(裴凱爾作曲調，並對個別字句略作修改)

普通話与方言

(滑稽)

大公滑稽剧团 楊莘生整理

(甲說普通話,乙說上海滬東話)

甲:滑稽的形式最簡單,像我們兩人此地一站不要化裝,不要布景和道具,開口就好講。

乙:所以學起來便當,一學就會。

甲:雖然簡單,但是學滑稽也要有一定的條件。

乙:要什麼條件?

甲:至少要會說話。

乙:廢話!說話能算什麼條件,誰不會說。

甲:滑稽說的話與平常說的話不一樣,不單要說得人家懂,還要說的人家笑,並且在笑的當中還要或多或少的帶有些教育意義。

乙:噯,聽你这么一講,說滑稽倒是不頂容易的。

甲:本來滑稽就是一種語言的藝術。

乙:噯!語言還算是一種藝術呀?!

甲:語言是傳達人與人之間思想感情的工具。通過語言就可以知道你要什麼,他愛什麼,你要是不說話,誰知道你在想什麼?

乙:講講閑話,還有這麼許多道理呀?

甲：尤其是中國的語言最複雜，因此目前正在推廣普通話。

乙：什麼是普通話？

甲：就是中國語言複雜，每一個地方有自己的方言，往往這個地方的人不懂那個地方的話，因此要推廣“普通話”，使語言能逐步求其統一。

乙：噯！大家都講浦東話？

甲：大家都說普通話。

乙：个末有種人請勿來浦東話，那能弄法呢？

甲：那不要緊，可以慢慢地學。

乙：噯，格到是靈光个，我還好去做浦東話教授！个末講浦東啥地方个閑話呢？

甲：什麼？

乙：儂講呀！全國大家都講浦東話呀！

甲：呀！大家都學浦東話呀？

乙：因為浦東地方蠻大，有好幾種口音，有新場、周浦、高橋、南匯，不過這幾種地方閑話，南匯閑話比較末頂好聽。

甲：你是那裡人？

乙：我就是浦東南匯人呀！

甲：噯！說了半天要大家都來說你們這個（說浦東話）“迪板板佬，伊板板”、“噯沒了、勿有佬、噯沒”[●]這種浦東話呀！

● “迪板板佬，伊板板”，這方面和那方面之意；“噯沒了、勿有佬、噯沒”都是沒有的意思。浦東方言。

乙：也是你自家講的。

甲：不是！

乙：你自己講現在要推廣浦東話。

甲：不是浦東話，是普通話。

乙：喔！是普通話，啥叫普通話？

甲：是全國範圍的最普遍通行的一種漢民族的共同語言，
這就叫普通話。

乙：喔！這個叫普通話，算我白高興。那麼什麼話才算普通話呢？

甲：你聽過北京話沒有？

乙：噢！是拿北京話算普通話呀？

甲：不是，是以北方話為基礎，以北京音為標準音。

乙：這個我反對！

甲：為什麼？

乙：上海有六百多萬人口，北京人口沒有上海多，應該少數服從多數，所以普通話要以上海話為基礎，浦東音為標準音。

甲：如果以全國人口來講，上海六百萬人口，比例占多少？

乙：全國六億多，上海六百多萬，占百分之一啱！

甲：這能算多數嗎？

乙：這個……

甲：再說浦東話，不但通行地區不廣，並且說話和文字本身就不能統一，譬如說：你、我、他，普通話說和寫都是一

致的。

乙：浦东人寫字也是寫我、你、他。

甲：就是因为如此，你說話的聲音就不是“你、我、他”了。
（學浦東話）“習吳”，“習儂”，“習言”，請問你这“習言”
兩個字怎麼寫法？

乙：這個……寫食品的“食”，“言”末可以寫吃的“鹽”，叫
“食鹽”。

甲：這樣寫別人能看得懂嗎？

乙：看是看不懂。

甲：並不單是浦東人，就是浙江寧波人也是如此。寧波人
你、我、他叫“岳奴”、“唔奴”、“及奴”，這些字怎麼寫呢？

乙：不大好寫。

甲：還有無錫人“我”叫“耐尼”。

乙：呀！我叫“爛泥”呀？那麼是你叫磚頭，他叫水門汀了。

甲：我叫“耐尼”，你叫“尼里”，他叫“渡里”；常州人叫“藕
瓜”、“尼瓜”、“大瓜”；常熟人叫“嫩佬”、“藕佬”、“呃”。

乙：啊！像開大炮！

甲：譬如說，小孩子，普通話說的聲音和寫的字是一樣的。
蘇州人分男女，男的叫“小干唔”，女的叫“小娘唔”，也
有叫“小把戲”。

乙：要末活潑出把戲。

甲：寧波人男孩子叫“小晚”，女孩子叫“小娘”——這麼小
叫她叫“娘”的。

乙：对，现在小，将来总归要做娘。

甲：無錫人叫“老小”，常州人叫“小老”。

乙：也对呀！现在小，将来总要老，所以叫“小老”。

甲：福建福州人兒子叫“独木洋”，女兒叫“鷄嫩洋”。

乙：还有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甲：各地的方言当中，福州話很难懂。我从前到过福州，为了不会說福州話，買一只鷄蛋，化了九牛二虎之力。

乙：有这种事情？

甲：我講給你听听。我住在福州鄉下，想買二只鷄蛋，鄉下又沒有店，我就找到一位鄉下老太太。我問：“老太太，鷄蛋，那里有得買？”那位老太太理也不理我。我又問：“对不起，老太太，請問你那里有鷄蛋買？”老太太說話了。

乙：怎样講？

甲：“女講雪闌，娃茂听。”

乙：講什么？

甲：他講的是福州話，你听得懂嗎？

乙：“不懂！請你翻譯。”

甲：“女講雪闌，娃茂听”，就是說“你講什么？我不懂”。当时，我福州話也听不懂呀！

乙：那怎么办呢？

甲：我就加以詳細說明，我說：“老太太，鷄蛋就是鷄子，可以吃的，懂不懂？”

乙：懂嗎？

甲：老太太說了：“女講普通話，娃茂听，女講福州話，娃后听。”

乙：啥意思？

甲：她說：“你講普通話我不懂，你要說福州話我懂。”

乙：你福州話會講嗎？

甲：听也听不懂，怎么会講呢。

乙：那怎么办呢？

甲：我就想出一个好办法，我說：“老太太，你看好啦。”

乙：怎么能看呢！講話是听的呀。

甲：她听不懂只有看。我連說帶做，加以形容，我說：“老太太，就是一只鷄（做鷄狀），咯……咯，哽，咯哽生出來的蛋，就是鷄蛋。懂不懂？”

乙：怎么样，懂不懂？

甲：总算懂了。你想上海人到福州去買一只蛋，要咯哽咯哽生給她看。

乙：假使要買猪肉，就“唔……唔”殺給她看了。

甲：買魚要游給她看。

乙：小菜場变动物园了。

甲：我想在福州要不会講福州話，是無法工作的。我就用心学福州話，总算給我学会了。我第一次說福州話就鬧出笑話。

乙：怎么啦？

甲：我从福州南台坐三輪車到鼓樓前。福州南台是水碼頭，到城里鼓樓前有十里路。我剛坐上三輪車，來一個福州朋友，叫我：“喂，楊先生考的歟？”

乙：什麼話呀？

甲：他說：“楊先生，到那兒去？”我想這句話我懂的，我也應該用福州話來回答他。

乙：那你倒真有一手。

甲：如果用普通話說到鼓樓前，福州話叫“考鼓老令。”

乙：他怎樣講呢？

甲：他說：“考鼓老令，找習鬧？”

乙：听不懂，你懂哦？

甲：懂，他是說：“到鼓樓前做什麼？”

乙：那你怎么說呢？

甲：說普通話是說“去玩”，上海人說“去白相”。

乙：福州人叫啥？

甲：叫“客溜”。那一天我講錯了一個音，我說“那牛”。听听音倒是差不多——“客溜、那牛”。我就對他說“考那牛”。

乙：差不多。

甲：福州朋友奇怪的說：“你考古老令找習鬧？”我說：“那牛。”

乙：大驚小怪，不是差不多嗎？

甲：不對，意思完全兩樣。

乙：那能啦？

甲：“客齣”是玩，“那牛”是小便。

乙：啊！

甲：所以福州朋友覺得奇怪，怎么你們上海人这样講究衛生，小便還要坐三輪車，离开十里路到城里去小便！

乙：这个因为是福州話，是頂不容易听。

甲：那不一定，江苏人和浙江人碰在一起，也同样因为听不懂話造成了誤会。

乙：啥地方人？

甲：浙江湖州人，碰着江苏苏州人。

乙：出了什么事？

甲：一个苏州人在城隍庙賣画片。湖州人站在前面看，苏州人叫了，（用苏州話唱）：“喂……要看新年里面画画張，三角洋銅買一張。”（白）“先生，阿要？”

乙：要哦？

甲：湖州人說湖州話——“外小。”

乙：啥叫“外小”？

甲：“外小”就是我不要。苏州人听錯了，当了叫他“曉”[●]一張，苏州人又喊了：（唱）“喂……一張‘曉’过又一張，要看到空城計里諸葛亮；三角洋銅賣一張。”（白）“先生阿要？”

乙：“外小”。

● 曉，苏州話揚的意思。

甲：你怎么曉得的？

乙：我曉得他不要。

甲：（唱）“噯……一張‘曉’过又一張，要看到，宇宙鋒里梅蘭芳；三角洋鈔賣一張。”（白）“要哦？”

乙：“外小。”

甲：“啊！还要‘曉’呀！”（唱）“噯……要看到四進士里格馬連良；三角洋鈔賣一張”——（白）“先生迪張阿要？”

乙：“外小。”

甲：啊！三百几十張“曉”光，还要“曉”呀，兩個人因此炒了起來。

乙：兩個省分的方言是容易弄錯。

甲：不，就是同一个省分也會弄錯。同样是浙江省人，湖州人碰着寧波人，也因为話不懂，造成誤會。

乙：怎样一樁事情？

甲：这个湖州人到上海十六鋪去玩，在一家咸貨行門口看看，咸貨行里的寧波人店員上來招待，“先生，儂要買啲東西？”这位湖州人并不要買，他是來玩的。倘使他用普通話說：“我不買，我是來玩的”就沒事了。

乙：湖州人怎样說？

甲：湖州人說：“唔啦白相。”寧波人弄錯当他要買白鯊。

乙：什么叫白鯊？

甲：这是寧波小菜，黃魚晒干叫白鯊。鰻魚晒干叫鰻鯊。寧波人拿了一條白鯊。給他看：“先生，个条白鯊好

哦？”湖州人說——

乙：“外小”。

甲：你怎么知道？

乙：我曉得他不要買。

甲：寧波人听“外小”，又弄錯了，当仔講“加小”，說普通話就是“这么小”。寧波人回答說：“大的有，儂等一等。”寧波人又拿了一條大的給他看：“先生这条大來，好哦？”

乙：“外小”。

甲：“呀！还話小，大的有。”又拿了一條十二斤重的大白鯊給他看：“先生，这条是白鯊魚大王了，好哦？”

乙：“外小”。

甲：“呀！还話小？”——兩個人因此就吵了起來。

乙：这个湖州人一定是難得出門的。

甲：我有一次到無錫去，住在一家旅館里，服務員是無錫人。我关照他明天一早叫我，好赶火車回上海過年。

乙：是年底？

甲：对，到第二天早上，無錫人服務員來叫我了，“喂，先生起來吧。”

乙：怎样喊得像叫魂一样。

甲：他恐怕吵醒隔壁房間里的客人。他倒好洗臉水，就叫我去洗臉。上海人叫“揩面”，無錫叫洗面的，“先生侬來洗洗吧！”我听了叫我去死啦。●我說：“儂辣講啥

● 上海話“洗”“死”同音。